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二十五回 水樹風廊花能解語 清歌妙舞玉自生香

話說前回書中，玉林、桂保在王恂處，講起怡園演習新戲，預備華公子逛園。流光荏苒，倏忽一月，劉文澤已回。書中所講這班名士，華公子向來往來者就是劉文澤一人，其餘多未謀面。此時文澤之父劉守正已升了禮部尚書，是以文澤偕其妻星夜趕回，未免有些慶賀之事。又適子雲寫書前往，文澤回京已有半月，諸事已畢。到了初六那日，乘著早涼，辰刻就到怡園來。一車兩馬，服御鮮華，進了園門，即有人通報去了。文澤一面觀望園中景致，一面慢慢的走。這怡園逛的人雖多，記得清路徑的竟少。

周圍大約有三四里。園中的小山是用太湖石堆成，其一帶大山是土做腳子，上面堆起崇山峻嶺，護以花木，襯以亭臺，儼然真的一樣。其山洞中，係暗用枯椽屎水倒噴上來，就成了飛瀑。

池水一帶，源通外河，迴環旋繞，寬窄隨勢。其地內另有射圃、球場、漁莊、稻舍、酒肆、茶寮等處，皆係園丁開設，一樣的精潔，為園中有執事人消遣，亦可免其出外曠業，此係度香的作用。園中正經庭院通共有二□四處，有連有斷，不犯不重，若認真要遊，盡他一天，不過遊得三四處，總要八九日方盡。

就是園主人，一時只怕也記不清楚。中間一所大樓曰含萬樓，取含萬物而化光之意，是園中主樓，四面開窗，氣宇宏敞。庭外一個石面平臺，三面石欄，中間是七重階級。前面是一帶梧桐樹，遮列如屏；再前又是重樓疊閣。東邊這一帶垂楊外，就是池水，連著那吟秋水樹。此時開滿了無數荷花，白白紅紅，翠幃羽葆，微風略吹，即香滿庭院。

當時子雲接進文澤，到含萬樓下坐定，子雲即問了些保定光景。文澤講了一遍，便問子雲道：「今日除華公子之外，有何佳客？」子雲道：「幾年老紗帽頭，同華公子是說不來的。平時來往那些人，係有生有熟。席間若有一個道學先生，就使通席不快，所以止請了我們常敘的幾位，除高卓然沒有回來，此外是史、顏、田、王、梅，分作三席。那曉昨日一齊辭了，可的這麼湊巧，竟一個都不能來。」文澤便問何故，子雲道：「庚香舊病又發了。史竹君昨日醉壞了，竟至嘔血不能出房。湘帆說是沒有會過華公子，不肯來。庸庵為是這兩天，他夫人要弄璋了，一步不離伺候。劍潭見諸人不來，也就辭了。昨日只得邀了張仲雨，倒是同華公子相識的。餘外就是靜宜，共有五人，只有兩席。他們沒有會過華公子，不曉得是怎麼一個富貴驕奢的氣概，所以不肯來。你也長見的，其實也不見怎樣，不過氣勢自高，侍從華美而已。」

文澤便問次賢在何處，子雲道：「靜宜因今日新戲出場，內中有些關節，並聲律尚有些不諧處，親自在那裡一一指點，少停就來的。」正說之間，張仲雨到了，子雲迎接進來，文澤起身相見。見仲雨的服飾，今日與平日不同，往常仲雨是個從九品銜，今日冠服，忽然是個六品，與他一樣，想必又加捐了。因問仲雨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幾時捐升的？連我都不給一個信，恐怕要吃你的喜酒麼！」仲雨笑道：「好，你遠遠的躲著，恐怕問你借錢。我這個算什麼，不害羞，還要告訴人呢。不過花幾兩銀子，少覺得好看一點兒，省得人家笑我是個磕頭蟲。」原來子雲是知道的，前日還幫過他一千兩銀子，便對仲雨道：「好麻利，就成功了。你說是捐同知的。」仲雨道：「幸虧你二太爺，不然幾乎辦不成。原要想捐個同知，除了你二太爺之外，湊不上兩竿。偏偏劉老大又在保定，不然是五百兩，我斷不能饒過他的。如今這個正指揮，一總也不花到四千頭，還是起盛的潘老三替我墊了五百兩才成的。」

文澤對子雲道：「張老二實在算一把好手，各樣精明。出去不消說是個能員，將來必定名利雙收的。」子雲笑道：「名利是一定雙收，上司一定歡喜，就是百姓吃苦些。」文澤大笑，仲雨也笑道：「這倒被你猜著，若說將來不要錢，就是我自己也不肯作此欺人之語。況且我這個官，原是花了本錢來的，比不得你們這些有福之人，一出書房就得了官。我將來不過看什麼錢可要不可要就是了。」說得眾人皆笑。次賢即從屏後出來，大家見了，諸名且也都隨著出來見過。大家又坐談了一會，只見家人上前稟道：「華公子快到門了。」子雲吩咐速備椅轎，在園門伺候，即請次賢陪著文澤等，自己忙整理衣冠，迎出含萬樓來。

停了一回，聽得許多腳步聲音，只見一個六品服飾的人過假山來。又見四個也是冠帶的，扶著椅轎，中間坐著那形去皓月、玉裹金裝的一位華公子，後頭一群人，大大小小，約有二□餘個人跟著。將近階前，子雲降階而迎。華公子一見子雲，即忙下轎，恭身上前，與子雲相見，問了好，即攜著手同上了階，進了含萬樓，重新見禮。

原來華公爺與徐相國，已是二□年至好，又同在軍營兩年，有苔岑之誼，金石之交。徐子雲與華公子，他們又訂金蘭，重修世好。子雲比華公子長了五歲，華公子以長兄相待，甚是恭敬。當時子雲即讓華公子坐了，家人獻過了茶，華公子道：「早幾日就要過來請安，因連日有隨駕差使，而且天氣又熱，恐防起居。今天稍為涼快，正可與吾兄快談半日。只可惜一城之隔，不能秉燭夜遊，尚難盡興。」子雲道：「屢蒙移玉，榮及林泉。鄙人是蕭閒無事，疏懶成癖，常欲邀請仁弟一談，但恐從政少暇，不便相擾，且一城之阻，頗難暢意。今日欲屈大駕作一通宵之敘，不知可肯暫留草堂一宿否？」華公子笑道：「名園佳卉，思及夢寐，總希盡興一遊。遲日再擾尊齋，非特一宿，還要與仁兄作平原□日之歡，方消鄙吝。今日必須回去，且恐明日有欽派差使，實因塵俗有阻清興，且天方盛暑，明月未盈。俟中秋前後，與兄作一通宵良會何如？」子雲笑道：「尊論極是，晚間無月，夜飲覺得無趣。亦不必中秋，七月即可以，下月下五為期罷？」華公子道：「也好，天稍秋涼，就覺得人心爽快。無奈敝園限於基地，不及尊園之半。且從前造屋時，也非名手佈置，似覺無甚丘壑。夏日欠爽，惟秋冬尚可小憩。」

吾兄如不嫌簡慢，弟當奉迓高軒。」子雲道：「甚好！甚好！如遇不得出城之日，必來相擾。府上西園佈置極佳，若能通到東園，則更妙矣。」華公子道：「隔著中間多少正房，是通不來的；且東園為賓客聚居，雜人甚多，無從點綴。」正說之間，只聽後面鼓樂之聲。子雲即讓華公子進內，過了穿堂，走到承蔭堂階前，堂上三人都到廊下款接，公子一一見了，皆係交好。

又對次賢作了一揖道：「靜宜先生費心了，排出這些戲，叫我們看戲的何以為報呢？今日大家只有多敬幾杯酒酬勞的了。」次賢哈哈大笑道：「恐下裡之音，不當清聽。如蒙領賞，鄙人願代諸君浮一大白。」大家笑說：「很好。」酒筵已齊，家人即捧酒來，子雲送酒安席。東邊是華公子首座，仲雨作陪。西邊文澤上座，次賢作陪。子雲在華公子席上作主人。

華公子道：「沒有客了，就是五人，何妨並作一席，隔遠了不好說話；再一開戲，講話更聽不見了。」文澤道：「既如此，並作一桌罷。」子雲道：「也好，但是擠了，換個圓桌罷，只是不恭些。」華公子道：「好說，兄弟亦算不得客，二哥這麼拘禮，以後就不敢奉擾了。」子雲連聲答應，家人們即在中間擺了一張圓桌，重將杯盤擺好，撤了兩邊。戲臺上已打動鑼鼓，只見戲房內婷婷裊裊走出□枝花來，蓮步略移，香風已到，捧著牙笏，走到席前邊朝上叩了一個頭，站起來。先是寶珠、蕙芳、素蘭三人上來，又對華公子請了一安，將牙笏呈上。華公子知道這一班小旦都是子雲得意人，袁寶珠更是寵愛，天天在園裡的，也就世故起來，便攙住寶珠手道：「你們這本戲共演了幾天了？」寶珠道：「一個多月了，是各人分開演的，一個人不過三五齣戲。」華公子就隨意把各人的都點了一齣，其餘那七個都上來了請點。華公子且不點戲，先將諸旦打量一回，卻不認識，因問了姓名別號。七個之中，又獨賞識琴言，便問子雲道：「這個像是新來的。」子雲笑問道：「何以知之？」華公子道：「我見他舉止似乎沒熟練，然而秀外慧中，覺有出塵之致。」就點了一齣，又將各人的戲也都點了。送到文澤面前，文澤、仲雨、次賢，大家公商點了幾齣。開了場，加官出來，獻上世受國恩，那林珊枝就走上來，拿出一個賞封望臺上一拋，文澤等亦各賞了。

衝場戲是《李陵返漢》、《明妃入關》。兩出後即是《儀節奉詔》，是正生戲，賜以御酒金花，一路送迎祖錢，昂藏慷慨，跌宕多姿，把個李謫仙魂魄都做出來。及到唱完，已有一個時辰。華公子贊了幾聲，吩咐了一句話，珊枝出去了一回，就有□六個人，抬上八張桌子，賞了八□吊錢。主人照樣發賞，文澤也賞了八桌，仲雨、次賢各賞了四桌。

第二本是《楊妃入蜀》。先是國忠伏誅，陳元禮喻以君臣之義，六軍踴躍。明皇幸峨嵋山與妃登樓，自吹玉笛，妃子歌《清平》之章，命宮人紅桃作《回風》之舞，供奉李龜年彈八瑯之音，縹緲雲端中，飛下些彩鸞丹鳳。只見董雙成、段安香、許飛瓊、

吳彩鸞、范成君、霍小玉、石公子、阮凌華等八位女仙，霞裳雲碧，金縷綉衣，御風而來；又有無數彩雲旋繞，扮些金童玉女，歌舞起來，峨嵋山是用架子紮成，那八位女仙一並站在山頂，底下雲彩盤旋，天花燦爛，又焚些百和、龍涎，香煙繚繞，人氣氤氳，把一座戲臺，直放在彩雲端裡。華公子喝采不住，大家亦齊聲相和，便暢飲了好幾杯。再看臺上共是□個，正是人間天上，色界香城。這個是國色天姿，那個是風鬟雲鬢。這個是靈蛇盤髻，那個是墮馬新妝。這個是捧心效鄰女之顰，那個是秀色忘君王之餐。這個是金梁卻月，嬋娟百寶之釵；那個是翠羽瑤■，天女六銖之佩。嚴世蕃之美人雙陸，未必盡佳；楊國忠之姬妾屏風，恐非全美。當下把華公子竟看得眉飛色舞，豪興頓生，便要了大杯，先敬了次賢一杯。次賢自覺得逸興霞飛，□分得意，即連飲了三大觴。華公子亦陪了三杯。又命家人把酒送到臺上，命寶珠、素蘭、琴言、蕙芳，各飲三杯，並將席間果品賞了四碟，四旦遙遙叩謝。又勸合席各飲了三大杯。

這兩本戲卻做了多時，子雲見華公子興致甚高，便命止了戲，叫上那□個仙女帶妝上前，一人各敬一大杯。華公子毫不推辭，笑而受之；也要眾人照樣，大家酒量皆不能及，只得換了小杯，也各飲了□杯。華公子又把群旦叫到面前看了一回，向子雲道：「小弟去年托張老二選了八個，合成一班，如今看起來，不如他們遠甚。弟以後再當另買青娥，別營金屋。只恐生才有限，已為度香兄占盡風流香福，所遺皆剩粉零脂，不敢再向石家金谷來誇異寶也。」子雲笑道：「太謙了！尊府錦天繡地，羅列傾城。我是借他人之酒杯，澆自己之塊壘。況一狐一腋補綴而成，豈如府上之紅粉出自家姬，金釵藏於兩壁，恐一尺之縑，難比七襄之錦。」華公子道：「豈敢！豈敢！仁兄謙的太過，理應罰酒。」即敬了子雲一杯。華公子就叫珊枝，命八齡班上來。這八齡班，是每逢赴席總跟出來的，並帶了自己行頭。珊枝帶上來，對子雲叩頭。子雲忙命家童攙起，連聲贊「好」，旁人也隨聲附和。華公子道：「仙娥之外，原有魔女，如不厭醜陋，也叫他們唱一齣，以博一笑何如？」大家說道：「甚好，若得如此，真是珠聯璧合了。」八齡班得了示，即進戲房，打扮起來，做了一齣《群仙高會》。也是風光旖旎，態度生妍，大家喝采不盡。子雲向跟班的說了幾句，少頃兩人捧上兩個盤子上來，席前放下，卻是五□兩的元寶，一盤四個，兩盤共是八個。徐府家人對著珊枝道：「一分是三位客賞的，一分是我們老爺賞的。」八齡當臺叩謝了賞。華公子也起身道了謝，說：「這等惡劣的東西，還配賞呢，倒破費了。」子雲連說：「慚愧！」眾人請華公子坐了。華公子目視珊枝，低低說一句，珊枝即走了出去。約有一盞茶時候，雙手捧上一個朱紅漆盤，蓋了一塊紅緞壓金的袱子，揭起袱子，獻在公子面前。

眾人看是輝煌閃爍的一盤金鏢子，有方勝的，有如意的，有梅花的，有菱角的，一兩多重一個，約有百□個，分賞□旦。珊枝分畢，□旦叩謝了，子雲亦忙道了謝。

鐘上時已未末，撤了席，華公子起身道：「本為逛園而來，今日又來不及了，但是荷花是要看的。」子雲命將席挪到吟秋水榭，一面預備採蓮船，就命□旦扮作採蓮女子，下池蕩槳；一面讓客到水榭來。華公子等進了水榭，一望盡是荷花，紅香芬馥，翠蓋繽紛，好個色天香界，遂又入席坐定。只見四五個小舟，蕩入池心，坐著一班名旦，紮扮得長裙短袖，稱著蓮臉桃腮，穿入花中，一個個嬌面花容，模糊難辨。那邊靠岸，泊著一舟錦帆絲纜，中間一班人在內打起絲竹□番。這些採蓮人，便唱起《採蓮歌》，嬌聲婉轉，聽之如子夜清歌，望之如湘君遊戲，好似張麗華裝成仙子，朱貴兒扮作嫦娥，大家各極歡喜，人人將至玉山頹倒。只有華公子豪興愈加，便對子雲前：「方才的戲都沒唱完，那齣戲就去了半日。何不重歌《金縷》，再舞《霓裳》，把各人的才藝略見一斑，始不負仁兄選色別聲之意，彼諸伶亦可各盡其所長，也不至當場埋沒，不知可否？」

子雲笑道：「正合鄙意。」就將群旦叫上來。群花聽了，即蕩動蘭槳，往水榭邊來，上了岸，在闌外雁排侍立。華公子便指名叫了四個進來：蕙芳、琴言、寶珠、素蘭。華公子對著四旦說道：「方才《峨嵋山群仙》一齣，雖全部出場，未盡態度。你們可將各人得意之戲說一齣來。」四旦聽了，想了一想，各說了一齣。子雲道：「此尚非極得意的，只有媚香與香晚的《獨佔》，瑤卿與玉儂的《驚夢》《尋夢》，都是絕妙無雙，人家唱不來的，可惜偏又雷同。」文澤道：「何不叫他們兩人同唱，各盡其妙，做個珠聯璧合，豈不更好嗎？」次賢、仲兩皆說：「極妙。雖然是工力悉敵，究竟亦有些異同處，亦可借此細細品題。」華公子大笑道：「這倒新鮮有趣，從未有兩人同唱的，就是《尋夢》這一齣，可以同唱。」子雲即傳與戲班，在兩廂伺候，又命把桌子往上挪了。寶珠、琴言出去上妝。不多一回，聽得豪竹哀絲，鏗鏘嘹亮。華公子看時，只見琴言從東邊走出來，好似華月初升，好風送起，這幾步就像春雲冉冉，直到離恨天邊。又見寶珠從西邊走出來，好像嬌花欲放，曉露猶含，那幾步路就像垂柳纖纖，漾到軟紅深外。再聽兩人唱起來，卻同是嬌柔宛轉，溜脆清圓，碧樹翠竹之中，麼鳳雛鳳相和，一字字香濃玉暖，一聲聲魂蕩腸回。一個是秋波慵轉，粉頸頻低，一個是遠黛含顰，春星乍合。看得合席的人，神迷目蕩，意滿志移。

子雲只顧點頭微笑，華公子拍案叫絕，道：「快哉！快哉！我今日始信人間真有絕色，深悔從前將些嫖母、無鹽，也置之繡幃金屋。」又高聲說道：「唯怪我度香仁兄秘藏佳麗，獨享眼福，不肯早以示人，直到饜足之後，才招客共賞，分明使人飢其餘味。今日沒有別的，我先罰你□巨觴再說。」

便叫林珊枝取他自己之大玉斗來。珊枝看天色不早，知道公子的脾氣，鬧開了就不論晝夜的，口雖只管答應，呆呆的不動，目視子雲。子雲會意，也自知酒量不敵，便說道：「實在賤量不能多飲，願將門杯以當大斗罷。」華公子猶不肯依，經次賢、文澤、仲兩都來解勸，說：「非特度香不能，就是我們也都陪不來的，以小杯罰他三杯罷。」華公子也知子雲酒量平常，只得依了。眾人請子雲連飲了三杯，自己卻用大杯一杯一杯的不用人讓，一連飲了□幾杯，尚覺喝采不住，又逼住了文澤飲了三杯，次賢、仲兩飲了五六杯。華公子忽又對著寶珠、琴言說道：「你們儘管唱，唱完了不防再唱。」又復細細看了一回，對眾人道：「此兩人各有妙處，正如五雀六燕，輕重適均；趙後楊妃，瘦肥自合。寶珠則柔情脈脈，我見猶憐；琴言則秀骨珊珊，誰堪遣此。離之則獨絕，合之則兩全。度香仁兄，今日真恰我情矣！」子雲見華公子似有醉意，又知道他的脾氣，高了興是了不得的，然又不好阻他，打算今天喝個通宵罷了。

且說戲臺上那兩個唱完了，不准下來，還要再唱。寶珠見華公子如此賞識，自然□分高興。又見他看了一遍，還要再看，心上便越要加些精神，做些態度出來，一來要起公子愛慕之心，二來也與度香臉上增些體面，比起先一齣，更唱得出色。這琴言心上卻是不願，只因聽華公子是得罪不得的，只得受些委屈。又想起□人中單叫他們兩人，就恨還有一個袁寶珠與他作敵手，心上總想壓他下來，故也加了工夫，更覺一往情深，如水斯注。又見華公子面貌也有些相像庚香處，又想起那一天是唱《驚夢》遇見了庚香，就彼此兩心相印，只可惜庚香今日沒有在坐，若是他在坐，我便不枉唱這兩回了。我且今日試把華公子權當庚香在那邊樓上，照著那一天的情景做來，或者心動神知，庚香在夢中竟看見，也未可知；就算他看不見我，我卻倒像見了他。便也盡態極妍的，重唱起來。

此時人人暢快，只有那林珊枝，見公子如此眷戀，心上不免動氣，臉上卻不敢露出。又看天色不早，表上將近酉正，若再開下去便進不得城的，但又不肯上前催他，只得出去，先叫人去開了城門，重走上來，站在公子背後。只管看著子雲，眾人亦皆明白，皆因不好催促。適值華公子出外小解，珊枝便對子雲請了一安，低低的講道：「求二老爺勸我們爺少喝些酒，早些回去，要關城了。若不能進城，御前差使無有定准的，恐有遲誤，不是頑的。」子雲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你說的很是，也是時候了。」華公子進來見珊枝與子雲說話，便問珊枝道：「天氣還早呢？」珊枝道：「表上已酉正了。」華公子道：「這表走快了。」子雲道：「難得仁弟今日高興，我早上說的要盡興，總要至三更四更，今日不要進城了，在此屈一宵罷。況前舟與仲兩皆是城外人，他們是不怕關城的。」華公子見子雲留他夜飲，心中甚是樂從，又看這吟秋水榭實在精緻，就住一夜亦不妨。忽又聽見城外不怕關城之語，心上也有些躊躇躊躇的。

看看天色已是將上燈時候，覺得去留兩難，又見他跟來的人，都整齊齊站在階下，心上要走不走的；又看寶珠、琴言將要唱完，便對子雲道：「我選進城罷。」珊枝聽了接口道：「將要關城了，公子既要進城，就要快些趕呢。」華公子聽了沒奈何，只得

起身穿戴衣冠，謝了子雲，又辭了眾人。

此時寶珠、琴言已卸裝下來送客，華公子執著琴言的手道：「你這戲實在唱得好，可誇京城獨步。歇一天你進府來，我還要細細請教。」說著便將身上一塊漢玉雙龍佩，扣著一個荷包扯下來，給了琴言，琴言請安謝了。華公子已走了兩步，忽又回轉來對著寶珠道：「你們兩個真是棋逢敵手，難分高下。你是我度香兄心愛的，所以不肯到我府中來。」又問子雲道：「二哥，我可以給他東西麼？」子雲笑道：「任憑尊意，何必問我？」華公子又從身上解下一塊玉佩來，賞了寶珠，寶珠亦謝了。此時旦都送出來，華公子踉踉跄跄，猶幾番回顧，對著琴言、寶珠，以及蕙芳、素蘭等八人說：「你們沒有事可常來走走。」說著話，已到了含萬樓，復又一揖，辭了子雲及眾人，上了椅轎，林珊枝、八齡之外，尚有六個親隨，五個有職人員，扶了轎軒，軟步如飛，過嶺穿林而去。這旦直送出園門，又請安送了。華公子下了轎，仍坐上綠圍車，尚對那些名旦點頭囑咐。侍從人都上了馬，車夫恐怕關城，加上一鞭，那車便似飛的一樣去了，幸珊枝早留了城，不然竟趕不上了。

華公子進城不提。

這邊旦進來，子雲命他們換了便衣，重換了一個大圓桌面，把殘肴收去，另換幾樣來。文澤道：「今日星北可謂盡興，我見他從沒這樣留戀的。」子雲道：「他心上猶以為未足，我若認真留他，他就不去了。他那個林珊枝急得什麼似的，盡對我做眼色，只怕還有些醋意。」仲兩道：「何消說得。林珊枝不是登春班出身嗎，進去了不到三年，如今華公子的事，可以作得一半主呢。」子雲命家人取些醒酒丸來，用開水化了，分給眾人，吃畢散步一回，酒已消盡。子雲命將桌子擺在廊前，上面只點四盞素玻璃燈，兩旁兩枝的照，重新入席，就猜拳行令起來。

今日這旦，若論頭一個得意的，自然是琴言，其次要算寶珠了。寶珠此時卻頗歡喜，惟有琴言終是冷冷的。子雲便問琴言道：「你今日又得了一個知己。華公子是難得贊人的，你一上來他就留心你，以後又獨要你與瑤卿唱戲，他這眼力卻也不低，一面之間，就賞識如此，你可感激他麼？」琴言把子雲看了一看，低著頭不言語。文澤道：「玉儂今日亦不可無知己之感，星北之傾倒，亦不下庾香，你明日倒去見見他為是。」

次賢道：「我看華公子，倒是個憐香惜玉的人，外面傳聞之言是不可信，今日這一天終是溫溫和和，並沒有什麼公子脾氣。玉儂見人也不可一味太冷淡了。」琴言被眾人講得，似乎要他去親近華公子的意思，便氣忿忿的無處發洩，因想道：「別人說我也罷，就是度香不該。他既知我與庾香相好，今日又講這些話來，拿我當什麼人看待？越想越氣，便淌下淚來。仲兩已經醉了，見了琴言如此光景，便冷笑一聲，說道：「你這個相公真有些古怪，難道倒贊壞了？人家用盡心費盡力，還巴結不到這一贊呢。」琴言本已有氣，正愁沒有處發作，聽到此便忍不住說道：「我也不受人贊，我也不會巴結人。他就勢利大，也是大他的。我不比那會巴結的人，自己巴結了，還要教人巴結，這又何苦呢？」說罷不知不覺的哭了，仲兩聽了又羞，又怒，臉上就變起色來，欲要認真髮作，又畏子雲諸人，暫時忍了。

子雲知琴言說話生硬，得罪了仲兩，便解釋道：「玉儂今日又吃醉了，瑤卿你同他到那邊頑頑，等他醒醒酒再來。」寶珠即拉了琴言到裡邊去了，勸他道：「你說話太直了，那位張二爺也不是好說話的人。」琴言尚是嗚咽。寶珠把華公子所賞之物拿出來與他比了，卻小一些兒。那邊文澤是絕早過來，已坐了一日，酒已過量，也要回去歇息。這旦伺候了一天，又唱了戲，也都因乏，走的亦都要先走。子雲因天氣尚熱，自己也覺困倦，就撤了席，又吃了西瓜、蓮藕，送了客出園，諸旦也各自回去。琴言這一句話，便生出無數苦況來，雖徐子雲也難蔭庇，何況子玉。不知鬧些什麼事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